

我们要继续奋斗,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更加坚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大家只有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民族团结进步之花才能长盛不衰。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的讲话(2021年6月7日至9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听文物讲故事⑨】

契丹文铜镜:你曾照映过谁的脸庞

在内蒙古博物院大辽契丹展厅,
有一件契丹文铜镜安静地悬挂在展柜中,
穿越千年,依然闪着微光,
让经过它的人不禁遐想,
这面镜子,曾经映照过谁的脸庞?



匠心独运 寄予祝福

《内蒙古喀喇沁旗出土契丹小字铜镜考释》记载:1973年春,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喀喇沁旗永丰公社当铺地大队社员在本队房身地地方平整土地时发现八角形铜镜一面。经仔细研究,知道是铸有契丹文字的珍贵文物。

这一珍贵文物就是契丹文铜镜。该铜镜形制为正八角形,边长5.6厘米,最大直径14.6厘米。八角形是辽代铜镜最常见的形制之一,八角形镜为等边八角形,八角都比较圆润。八角形镜在唐代就已经出现,辽代铜镜可以看作是对

前朝的仿制。

契丹文铜镜镜背正中有纽,纽有系穿。镜背由双线正方形分为内外区,外区形成四个梯形,内饰卷草纹,内区铸有4个契丹文小字,为吉祥语句“寿长福德”之意。镜体质地优良,线条古朴匀整,展现了契丹民族新颖的构思与高超的工艺。

这4个契丹小字所表达的意思,是一句源自中原地区的祝福语,代表了契丹人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愿望,希望镜子的主人健康长寿、福德绵长。内蒙古博物院大辽

文字精巧 文化交融

时候也借鉴了汉字的偏旁部首。

即使与世长辞,契丹人也会和中原地区的先民一样,将铜镜带入地下,希望铜镜辟邪、祛邪魅,营造清静安宁的另一个世界。

辽代契丹民族本无文字,据史料记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之后,由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族感情等方面的需要,先后创造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字。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之称不是由于字写得大小,而是由于创制时间的先后,还有其他一些诸如拼音程度强弱的本质性的区别。契丹大字始制于辽太祖神册五

镜中千秋 时代更迭

铜镜使用起来更加方便、简捷,因而铜镜开始大量出现,制作也越来越精良。

汉代是铜镜发展的一段鼎盛时期,汉镜大多制作精良,常常镶嵌有珠宝,且多数有自警自励的铭文。深埋地下几千年的汉镜,今天照样可以拿来使用,镜子上的花纹绮丽华美,均匀干净,铭文笔画清晰,纵横之间,卓然不群。

到了唐代,开始有透光镜,镜背面的文字迎着太阳一照清晰可辨。唐人雍容的气度,赋予了铜镜

契丹展厅策展人郑承燕告诉记者。

契丹文铜镜左下侧阴刻汉字“宝坻官”,“官”字下有一捺押。所以此镜也被称为“宝坻官”镜。据《金史·地理志》记载,宝坻为大兴府县名,金世宗大定十二年(公元1172年)置。金代连年争战,货币短缺,铜禁严苛,严禁私自毁钱铸镜,即便是家藏的古镜也要送交有关部门检验签刻方为合法。因此专家推测,契丹文铜镜为辽代所制,在金代被宝坻县的县官检验时签刻上“宝坻官”3字,证明它不是毁钱私造的铜镜。

年,即920年正月初二,制成于时年九月十四,并下诏颁布实施。契丹大字的制作,共用了8个半月的时间。约于天赞年间(公元922年-926年),耶律阿保机皇弟耶律迭剌又仿回鹘文,并吸收汉字某些成分,制成一种自上而下连续直书、笔画比较精简的单音缓方块字,称“小简字”,即通常所谓的契丹小字。

根据出土文物得知,契丹大、小字的字形,均是借用汉字行草或楷书的偏旁拼合而成。这种文字,至金代初年仍沿袭使用,章宗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下令停用,后逐渐废止。

别样的内涵。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征的这一段“镜鉴佳话”成为了千古君臣的典范。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我们乘着时代的风云,以微毫诠释盛大。

今天,我们在内蒙古博物院所见的契丹文铜镜,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见证。从文物当中,我们可以不断探寻历史的根源,建立文化的自信。

【同心共筑中国梦 征文】

历经千年的城市坐标



呼和浩特万

翟禹
摄

□康建国

来过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旅客,对于“白塔国际机场”应该不会陌生,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一名字的来源。白塔是一座辽代古塔,位于机场东南方5公里左右,历经千年沧桑,见证着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城市的变迁。

白塔名为万部华严经塔,是辽代华严宗佛寺的一座藏经塔,因为塔身涂了白垩土,通体洁白,故俗称白塔。塔通高55.6米,为八角七层楼阁式砖塔,基座砌莲瓣、平座栏杆和束腰,具有辽代佛塔的典型特征。辽代佛教文化非常发达,修建的佛塔数量很多,中国北方地区现存辽代佛塔百余座。部分辽塔破损严重,内蒙古赤峰市武安州辽塔的保护问题,就引起了国家重视,而万部华严经塔是现存辽代佛塔中保护较好的一处。

万部华严经塔位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白塔村辽代丰州城遗址内。丰州城始建于辽神册五年(920年),为辽天德军驻地,具有重要的交通和军事地位。丰州一带是典型的十字路口,从这里向东通往西京、中京和上京城,向南进入中原,向北越过阴山进入漠北,向西进入西夏和河西走廊乃至西域。辽代在这里设置州县和军事驻守机构,保障了边疆的稳固,也保证了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和多民族融合。现存丰州城遗址平面呈长方形,长约1100米,宽约1000米。城墙为夯土筑成,残高2-10米,有马面、角楼等遗迹。东、南、西三面辟有城门,并筑瓮城,地表散布辽代砖瓦、陶瓷片等。城内曾出土钱币和瓷器窖藏,窖藏中有一件国宝级文物——元代钧窑瓷兽足香炉。城中的白塔大约修筑于辽兴宗至道宗时期(1031年-1101年),建成后成为丰州城的标志性建筑。

金大定二年(1162年),曾重修丰州白塔。塔内一层回廊曾镶嵌9块金代石碑,现存6块,从碑刻文字可以了解当时丰州的城市布局。城内有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坊,还有牛市巷、麻市巷、染巷、酪巷等行业街区,可见丰州城不仅规划齐整,而且工商业发展水平很高。碑文中出现了不少以汉族姓氏命名的村庄,如李家户、薛家村,也有以女真语官衔来命名的村落,如长寿谋剌庄、担刺乙里董村等,还有东西使族、西通使族、移室族等部落名称,反映出当时丰州及其周边地区多民族交错杂居的情况。

这座千年古塔最值得称道的是分布在7层塔内回廊中的数百条历代游人墨书题记。这些题记从金代延续至民国时期,最早的题记有“大定二年”字样。题记不仅有汉文书写的,还有契丹文、女真文、蒙古文乃至叙利亚文、古波斯文等,堪称丰州地区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写照。类似“完颜乞汎”这样的署名题款,体现了金代汉文使用的普遍性,即使在女真文通用时,也有用汉文直书女真语名的现象。金代的多条题记中提到此塔为“丰州塔”,当时的丰州塔不仅是城市的标志,也是城中重要活动的举办地,是名人大家纷纷登临的宝塔。

元初,名臣刘秉忠途经丰州,留下《过丰州二首》,其中一首写道:“晴空高显寺中塔,晚日平明城上楼。车马骈阗尘不断,吟鞭斜袅过丰州。诗中首先提到的就是丰州的标志——寺中塔。塔中元代题记汉文居多,还有用八思巴字母拼写汉语,或是将八思巴文和汉文两种文字对照并书。塔内曾出土元代初期“中统元宝交钞”,是国内目前发现最早的由官方正式印刷发行的纸币实物。

元代草原丝绸之路更加繁盛,大批商旅穿越草原往返欧亚。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是沿这条路来到中国,并在丰州及其周边停留,然后从丰州向东到达元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元上都遗址)。在《马可·波罗行纪》中,对于丰州的记载为“天德州”,这是自辽以来当地民众对此地的俗称。

辽金时期丰州地区以汉人为主,契丹、女真杂居共处。元代丰州地区的主要居民为蒙古族汪古部。汪古部与成吉思汗家族联姻,他们信奉基督教聂思托里派,在中国称为景教。景教与中国文化融合很深,许多景教信奉者也是儒学的推广者。由于景教源自叙利亚,因此在景教信徒的墓石上经常出现叙利亚文。万部华严经塔中的叙利亚文题记,由景教信徒所书写,体现了当时多元宗教的和谐并存。

明代俺答汗修筑归化城,将城址往西迁移几十公里,丰州城因此衰落并逐渐废弃。清代又在归化城旁修建新的绥远城,成为今天呼和浩特市这座城市的基础。归化城蒙古语称为“库库河屯”,即呼和浩特,意为“青色的城”,因此呼和浩特又被称为“青城”。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不断扩大,废弃荒野的丰州白塔再次成为城市的地标。呼和浩特国际机场修在白塔附近,并以白塔命名。万部华严经塔和丰州故城遗址均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保护古塔,观众已不能登临塔内,在塔旁设有展厅,展示了一些历史图片。文物部门正在对展厅进行完善,力图用现代化手段将塔内文物、题记、碑刻等呈现给观众。

(作者为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本文原刊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12月15日)